

# 漫读周末

多了一处闲聊社交好去处。这里有菜、有爱、有故事……  
天河凌塘村的孩子们可以聚在一起吃饭玩乐，妈妈们则

## 城中村里的「社区厨房」

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妹妍



饭菜上桌，大人小孩纷纷开动

刚擦黑，饭菜的香味准时在凌塘上街(广州天河区下辖村)北巷飘散开来。  
饭菜香味飘向巷子各个角落，玩耍的孩子们刚放下手里的拼图、弹珠、课外书等，就听到了妈妈们扬声喊自己小名，“洗手吃饭啦！”“别玩了，过来吃饭啦！”  
未几，凌塘新家园社区厨房门口的长条桌边，冒出十来个小脑袋。他们捧着碗，大口扒拉着自己喜欢的菜，不忘抽空点评几句“土豆好吃”“辣椒不辣”“我要肉”……  
待到孩子们多数吃饱离场，原来端着碗站着边吃边聊的大人们才三三两两落座，继续家长里短的话题——属于大人的饭点和故事会，正式开场……

### A 想到厨房就想到温暖的家——孩子们的「游乐园」

刚到幼儿园的肉肉喜欢到凌塘新家园玩，暑假不用去上学的时候，他一起床就要往那边跑——那里有总是笑眯眯的社工姐姐、免费的故事书、有趣的玩具，还有小伙伴们一起玩各种游戏。如果妈妈上晚班，奶奶有时候还会带着他和哥哥在这里吃过晚饭才回家。  
肉肉很喜欢社区厨房的饭菜，像妈妈做的一样香，他可以自己吃完一大碗。  
在凌塘村里，像肉肉这样的孩子有很多。用社区妈妈阿姨的话说，孩子“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新家园，每次经过这里都要过来瞄一下”。特别是周末，凌塘新家园的小常客们总爱往这里跑几趟，看电影、做作业、玩游戏、大扫除，哪怕只是和社工姐姐简单聊两句，都让空气里充满着快活的味道。  
“小孩喜欢到这里玩，有什么活动都特别积极报名参加。”社区妈妈英姐在凌塘村住了14年，在她印象中，在还没有这样一个社区公共空间之前，孩子们放学没有地方可以去，只能在路边玩沙子，“现在每周五准时到这里报到，吃完饭还有电影看。”  
“凌塘村里97%是外来人口，很密集，流动性也很大。”广东社区服务与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淑君告诉记者，根据凌塘村居委会早前提供的数据，2017年凌塘村户籍人口1400人左右，来穗人员3万人左右，在这样一个外来人口密集的城中村里，需要一个社区公共空间，承载他们的社交需求。  
凌塘新家园应运而生。2016年，由广东省总工会资助、广东社区服务与研究中心承办的“凌塘新家园异地务工人员服务项目”正式落地，通过开展来穗人员社区活动，积极拓展社区公共生活空间。  
“因为这边主要是妈妈带孩子，妈妈们经常聚在一起参与活动，大家就想可以一起做点什么，于是成立了妈妈互助合作社。”淑君介绍称，去年底，为同时解决孩子们吃饭和大人社交两大需求，妈妈互助合作社的成员们酝酿并启动了“社区厨房”。  
孩子们对这个新的厨房倍感新鲜。每逢聚餐，妈妈们分工合作买菜、备菜、煲汤、炒菜，孩子们则在一旁围观，并做些力所能及的洗碗、清洁工作。等到饭菜准备妥当，孩子们自觉排队舀饭、夹菜，心照不宣快速进行“光盘行动”。  
为了庆祝社区厨房的启动，凌塘新家园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还共同创作了一首《社区厨房之歌》：“厨房有菜有肉，有米有油，有水有花/看到这些我就饿啦/……来呀来吧，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/想到厨房就想到温暖的家/新家园的社区厨房使我快乐，使我幸福啊”

### B 在凌塘村有一种归属感——妈妈们的「充电桩」

今晚的主厨是小梅姐。此刻，她在厨房里忙着炒土豆丝，一旁高压锅里咕嘟焖着猪手，香味四溢，招惹来几个小脑袋在门口探头探脑。  
厨房外，阿姨站在方桌前熟练地处理各种食材，五花肉切丝，番茄切块，青椒拍扁、去籽、切片。少卿将清洗干净的食材分类放在不同的盆里，并顺手将桌面的垃圾清理干净。两个人一边手脚麻利地备着菜，一边聊着最近关心的话题：“现在学校有课后托管学篮球。”  
“今天开家长会，说现在在托管要收费，我忘记是5块钱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。”  
“你家是午托还是晚托？”  
“晚托，一周算下来，四天托一个小时、一天托两个小时就要30块钱，一个月是120块钱，两个孩子就是240块钱咧。”  
……  
从课后托管到孩子学习，再到家里的烦心事，这些饭前饭后的闲聊已是社区厨房里的“标配”。对妈妈们而言，在闲聊中互通有无、出谋划策，这里就成了妈妈们忙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“充电桩”。  
为了让孩子们能在广州公立学校，来自湖南株洲的丹华通过考证成功落户白云区，也带动了凌塘村一批妈妈们纷纷考证。但是在是否

### C 建立社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——凌塘村的「联结器」

凌塘村社区厨房由社区妈妈组成的社区厨房小组运营，虽然核心成员只有7个人，但每次在群里吆喝“聚餐”，总能一下子引来一大波响应。  
“地方不大，我们每次都要控制人数。”阿姨告诉记者，因为平时大家都工作忙，社区厨房大多在周五、周六、周日“营业”，“大家聚在一起，就像家人一样。亲兄弟姐妹可能都还没有我们见面时间多。”  
广东社区服务与研究中心每月工作简报显示，今年仅四五月两个月，社区厨房共约饭32次。换言之，社区厨房平均每两天就约饭一次。“住家菜”里是妈妈的味道，玩耍的孩子们凑到一起比赛“光盘”，忙里忙外的妈妈们终于有空坐下来唠嗑……热闹而和谐的邻里关系，让每一个到访社区厨房的人心生羡慕。  
“社区厨房最初是回应社区居民没时间做饭、解决用餐的需求，后来希望以共同做饭的方式，建立社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。”在淑君看来，社区厨房的本质是联结。在城市快速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中，大多数人都习惯了不同的线上社群互动，却甚少与对门的邻居打声招呼，社区厨房打破了水泥森林的隔阂，让更多的人进入交流、交友、交心。  
这样的联结，不仅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联结，也是外来的妈妈们和社

搬离凌塘村、是否将两个孩子转到白云区读书等问题上，丹华和丈夫产生了严重的分歧。在社区厨房的一次聚餐中，姐妹们得知丹华的纠结，纷纷给她出谋划策、分析利弊，最终丹华和丈夫达成一致意见：一家人不搬离凌塘村，孩子每天走路。  
“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。”丹华笑称，人在异地，感恩有这样一群姐妹互相打气支撑，“如果没有这样的倾诉渠道，遇到困难靠自己慢慢消化，会比较难。”  
和丹华相比，英姐面临的是更纠结的选择：孩子今年升初一，究竟是在广州读私立学校还是回广西老家读公立学校？  
“私立学校的学费都交了，11800元，加上住宿费、伙食费，一学期下来要18000元。”英姐一家三口租住在一个单间，家里经济并不宽裕，在她原本的想法里，让孩子在广州读完初一再做下一步打算，“后来陈姐、小梅她们知道了，大家就和我详细分析，要么一直在广州读，要么从初一开始回老家读，孩子比较好适应。”  
英姐最终下定决心将孩子送回老家读书。她同时决定，以后的每一个节假日都尽量将孩子接到广州团聚，“孩子也很喜欢这里，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，谁遇到问题都会帮忙，虽然很多人来来去去，但在凌塘村有一种归属感。”

会的联结。  
淑君时常惊叹于社区妈妈们的行动力和组织力。“社区厨房”从前期构想到后期建造，都是在妈妈们共同讨论和出力中得以完成。今年6月，“社区厨房”组织了管理议事会，就粮油米面、煤气和调料等支出的分摊，厨房清洁等运营管理问题进行讨论，最终形成了成文条例，张贴在社区厨房入口处。  
这里面有妈妈们朴素的管理智慧。如，为使社区厨房可持续运营，特别设立了“社区厨房公共基金”用于购买米、油、煤气等公共物资，“每餐每人交公共费3元，孩子不需要交公共费。”  
更让淑君感到惊喜的是，“社区厨房”正从工作人员引导逐步走向自组织运转。不管是举行茶话会、开设烘焙课、还是端午包粽子派给长者，妈妈们从一开始的听从工作人员安排，慢慢成长到可以独立策划并组织分工实施，“这种变化是很明显的，一开始她们可能比较依赖我，但慢慢运转起来后，我只需要充当一个推进度的角色。”  
“像我们这样的外来人员，很难得有这么一个空间，首先能够帮助自己，还能帮助别人，这种感觉很好。”英姐说，在凌塘村社区厨房，孩子受益，自己认识的朋友也越来越多，“我在这里住了14年，看着这里越来越好，也越来越喜欢这里。”

互联网的直播让不少网友知道了深圳宝安有一间不寻常的画室，这里有个不寻常的主人，做着一件不寻常的事——

## 聋人女孩的创业梦

羊城晚报记者 王集杰

在深圳宝安区福永街道，繁华与喧闹是生活的常态，只有一家名为“莲心”的画室，静谧无声，默默地迎接每一位客人。  
画室的主人叫邓珍莲，包括她在内，店里的四名员工都是聋哑人。客人们走进画室，首先面对的会是一张笑脸。聋哑人无法说话，微笑是他们表达善意的方式。  
除了经营画室外，邓珍莲还是一名视频博主，在没有客人时，画室就是她的直播间。这一隅天地，承载了她对于未来的期许——“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画展，帮助更多聋哑人走上工作岗位”。



晚上11点，邓珍莲的直播间还是很热闹，她细细看过每一条弹幕，再通过写字板和网友交流。每当有网友发来一句“加油”，她都会很认真地用手语回复，“我们一起加油”。  
邓珍莲坚持每天直播近10个小时，这是从刚开始创业做自媒体时就养成的习惯，她相信“只要肯努力，总有出头的一日”。邓珍莲的直播没有各种吸睛的噱头，而是真实地展现聋人的生活，这种真诚，让她赢得了网友的喜悦。  
在网络上的人气可以反哺画室的发展，有不少网友会来到画室体验表示支持。因为相似的经历，聋人们更会相互体贴，彼此照顾。莲心画室的客人中，大约有

### 创业动力：「因为有了梦想」 直面艰辛：「笑是面对现实的武器」

在邓珍莲的视频中，她永远是笑吟吟的模样。邓珍莲不是一个天性乐观的人，但她明白“哭解决不了问题”，“笑才是面对现实的武器”。  
邓珍莲出生在湖南攸县一个叫皇图岭的小镇，父母都是农民，卖力气挣些辛苦钱。这么多年来，邓家的日子一直过得不宽裕。  
在父亲邓新和眼里，女儿珍莲从小就是个聪明的孩子，长得也漂亮，惹人怜爱。在两岁左右，邓珍莲已经会说很多词语了，还会唱简单的儿歌，“爸爸”“妈妈”经常挂在嘴边。两岁半时，邓珍莲发高烧，拉肚子，乡里来的赤脚医生给她打了五针青霉素，此后一个多月内，邓珍莲逐渐失去了听觉。  
父母忙于农活，姐姐邓红莲最先发现妹妹的异常，“那段时间妹妹就是不爱说话，叫她也不搭

80%是聋人。  
今年29岁的许青是画室的常客，只要周末有空，他几乎都会去画室坐坐。许青也是聋人，去年9月，她独自一人来到深圳打拼，对于她来说，莲心画室不止是一个作画的地方，更是一个难得的“社交空间”。在了解到画室之前，他的空闲时间大多用来追剧或看网课，如今他有了另一个选择，“在画室能结交很多新朋友，大家可以谈谈心”。  
易明娟是邓珍莲的闺蜜，也是画室的合伙人。在易明娟看来，邓珍莲是一个“可爱活泼，不怕吃苦”的姑娘。在创立画室的过程中，不论是申请营业执照，还是装修布置，都由她们亲力亲为。

理。”某天午后，邓珍莲一个人在树下玩石子，母亲邓秋姑在屋里喊她，一直没能得到回应，邓秋姑觉得不对劲，“不会是听不到了吧”。  
发现女儿失去听力后，邓新和夫妇带着珍莲从小镇医院走到长沙的湘雅医院，一路寻医问药。夫妻二人花光了家里的积蓄，还借了不少钱，最终得到了一个冰冷的结果，“治不好了”。  
自此以后，邓珍莲进入了一个无声的世界。朴素的农民夫妇不懂什么叫做手语，他们通过“比划”来跟女儿交流，“吃饭就用手比划一个扒饭的动作，喝水就用一个水杯做倒水的动作”。8岁那年，邓珍莲在普通小学读了一年书，因为跟不上课程进度，只能退学回家。  
10岁时，邓珍莲进入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特殊教育学校，面对陌生的环境，她有些发怵。邓珍

莲不会手语，不敢跟同学沟通，害怕同学们嘲笑自己的“比划”。好在老师和同学都很友善，邓珍莲很快适应了在学校的生活，她学会了手语，认识了很多“跟自己一样的人”，感觉“不再孤单了”。  
在升入初一后，邓珍莲接触到了绘画，刚开始学习时，她的目的很单纯，“为了考大学”。很多聋人会选择学美术，在色彩和光影的世界中，他们与健听人是平等的。在多年的学习中，邓珍莲渐渐爱上了绘画，她享受作画时的沉浸与投入，这让她暂时忘记生活中的烦心事。  
2014年，邓珍莲考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，毕业后，她来到了深圳打拼，像无数“漂漂”的年轻人一样，邓珍莲渴望在这座城市实现自己的价值。从做自媒体到开画室，创业之路艰辛，但过去20多年的生活教会了她，“爱笑的人不会差”。

最大心愿：「让更多聋人进入主流社会」  
“我不想做被定义的聋哑人，也不想做你们眼中的残疾人，我就想做普通人”。在今年5月发布的一个视频中，邓珍莲用手语打出了这句话，很少见的，她的表情有些严肃。  
“普通”二字可能是很多健听人想要摆脱的标签，但对于聋人来说，像“普通人”一样逛街、打车、看病是难以实现的奢望。沟通的障碍使得聋人难以参与到主流社会之中。  
在邓珍莲的视频中，她通过具体的细节展示了聋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步履维艰：每次打网约车时，她只能求助路人跟司机通话；独自在家时，她根本听不见有人敲门；生病时，她会选择自己吃药而不是去医院，现代医院的就诊流程对聋人来说太难了……  
因为听不见，拍摄剪辑这些视频，邓珍莲需要花费数倍于健听人的时间，但她依然在



邓珍莲在画室

坚持，就是“为了让更多一些对聋哑群体的了解”。  
上个月，一位网友吐槽聋人外卖员短信中措辞语气生硬的新闻上了热搜。邓珍莲为此特意拍摄了一期视频解释：由于手语的语序与汉语表达不一致，且为了追求高效，手语表达往往干脆直接，因此聋人习惯性用“手语思维”打字，才会出现看似“冒犯”的句子。  
在邓珍莲看来，这些误解的产生，都是因为大众对于聋人的不了解，她“希望通过科普真实的聋人生活，让大家对聋人群体多一点善意和包容”。  
邓珍莲的画室雇佣的员工也都是聋人，她梦想着事业越做越大，能帮越来越多的聋人解决工作问题。“真的希望有更多的聋人参与社会生活，希望聋人的生活越来越好。”